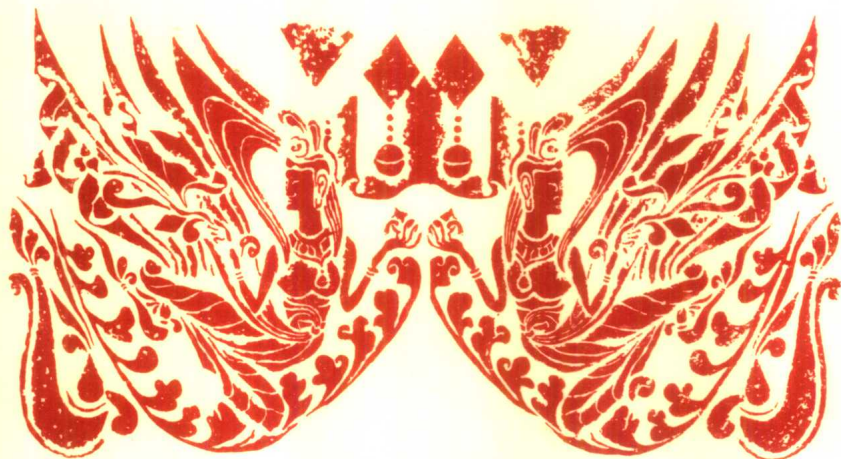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国古典文学 名著分类集成

26

戏曲卷

(四)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分类集成

26

戏曲卷

(四)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清

李 玉 (1591? —1671?)

字玄玉(元玉),号一笠庵主人,别号苏门啸侣,江苏吴县(今属苏州)人。他既富才情,又擅音律,吴梅村称他“其才足以上下千载,其学足以囊括艺林”,云云。但他家世寒微,在科举方面很不得意,直到崇祯末才中乡试副榜。明亡后,他就绝意仕进,家居三十年,专心创作。他生活在文人圈子里,和苏州一些剧作家如朱佐朝、朱雉等结成戏剧创作团体,创作了大量剧作,同时还开展了曲论研究,大力推动了明末清初戏剧的繁荣。据传李玉创作的剧本有三十二种之多,加上改编、合作的就更多,流传至今的还有二十种左右,其中最著名的有《一捧雪》、《人善关》、《永团圆》、《占花魁》(合称“一人永占”)《千忠录》《麒麟阁》《清忠谱》等。李玉喜欢以历史和现实的政治事件作剧的题材,儿女之情的较少。他对政治领域的激烈社会生活中的是非邪恶十分关注,所以他的笔端常常显出政治历史的浓度,因此,气概雄伟、视野广阔、格局谨严,情调愤郁悲壮,成为他剧作的鲜明风格。此外,在曲学研究上,李玉也颇有建树。他编纂过《北词广正谱》,又分别

和张大复、沈自晋编写《寒山堂南曲谱》、《南词新谱》等。

李玉的剧本流传至今的大多收入《古本戏曲丛刊三集》。

一 捧 雪 (传奇 选二出)

审 头

(两小军引末上)

【引】鳞袍扬，金印悬肘，不羨文章山斗。

蚁蛭为高泰岳卑，世情颠倒正如斯。不如痛饮中山酒，朝野安危总不知。下官锦衣卫都指挥陆炳是也。执掌刑名，管领六曹兵马；操持法律，统压五府牌官。铁面森森，那管甚王孙贵戚？丹书凛凛，唯奉着电击霆摧。正是：一心遵守萧何律，万国咸知天子尊。今日奉旨为莫太常首级有误，拿问戚总兵。我想莫怀古以一杯之微，致忤严家，遂至戮身，已为冤极；况又株累无辜，益为惨毒！咳！我陆炳岂肯以“莫须有”三字受骂名万代乎？只是旨意如此，且面鞠一番，再作区处。

(生家人，副汤裱裤，丑家将上)(生)九天雨露三春暖，一道风霜六月寒。(见末揖介)奉司空爷钧旨，送汤经历同原拿家将证勘假首。(末)晓得了。留二位爷在此面执，管家先请回罢。(生)速速勘明，拟罪复旨，俺爷立等回话。(末)这个自然。(生揖介)发奸须有术，擒伏定如神，你每进去。(下)(众)经历进。家将进。(副)经历见大人。(丑)小将叩头。(末)起过一边。带戚总兵。(众)吓。戚老爷有请。(外上)

【引】一片丹诚天鉴剖，谗成蕙苒何忧？(贴上)九原忠

魄誓追游。一死心酬，千古名留！

(众)犯官，犯妇进。(进介)(末)请圣旨过来。(众)吓。
(外)阿呀！圣上吓！腔中血，腰间铁，永保金瓯无缺。苏卿节，常山舌，息壤功成谤满筐。圣明祈电雪。(末)请过圣旨。(众)吓！
(末)戚继光，你可知罪么？(外)小将分符重镇，刻竹雄藩。发矢雷惊，奕奕雄风生白羽；挥戈日返，桓桓鸿烈耀青毡。有开疆拓土之能，无折将覆军之祸；不敢鸣功，也无由认罪。(末)你怎么擅纵重犯莫怀古，假杀无辜，冒将假首欺诳朝廷呢？(外)那莫怀古犯罪之由，小将亦不敢代辨，日后自有公论；但何得以怀半面之识，遂陷继光一网之诛？大人在上，念戚继光呵！

【梁州新郎】睢阳忠矢，淮阴功奏，怎做诳楚陈平欺谬？

(末)那日可有同监斩的么？(副)呸说那亨拿到弗杀，亦隔子一夜呢？(丑)斩是小将监斩的；只是那晚拿到，戚继光不肯就斩，又羁迟了一夜；次日绑出，小将其实辨不明白。(外)阿呀！那日千军万马都是目击的吓！况你睁睁监视，丹书亲判囊头？(副)莫太常平时顶有三台骨，脑后枕骨如拳，都是经历熟识；如今顶尖脑削，岂不是假的么？(外)凭你说莫太常生前三头六臂，那个与你证得明白！总是捕风捉影，喷血含沙，罗织排机轂！(副)莫太常原要投奔你处，不想恰解到你手内，正合你二人的奸计了吓！(外)想仕途上那里没有熟识的么？你只为弓蛇杯影也，强追求，怎得载鬼张狐把法浪诳？(末)下去。带雪艳。
(贴)有。(末)那首级真假，家主死生，一定知情，快快说出；倘然掉谎，就要用刑了吓！

【贺新郎犯】研死骨，证生口，把真情供出休拖逗。三尺

法，肯轻宥？（贴）爷爷吓！小妇人呵，

【前腔】生同拘执，刑随枷杻，痛睹餐刀莫救。只这将官呵，若有些微疑似，临刑早起戈矛。（副）只这几块骨头都不是了。（贴）爷爷，他人都是猜事，小妇人曾同衾枕，难道倒不认得？爷爷吓！我老爷并没有什么三台枕骨的噍！只此同衾骸骨，共枕头颅，九死相厮守。（副）大人吓！他如簧巧辩也，总机谋。却不道官法如炉铁可柔！（末）论来还该细细去辨辨才是；也不可执一己之见，株累无辜。律虽设，情须叩。岂忍严刑不照盆冤覆？真共假，细推究。

（小生上）圣旨下。（末）带过一边。（小生）圣上有旨，商大谿，罪犯不赦，理宜斩首。着锦衣卫都指挥陆炳即刻前去监斩复旨。谢恩。（末）万岁，万岁，万万岁。（小生下）（末）左右将各犯暂带耳房，候我监斩回来再审。（众）吓。请戚老爷耳房少坐。（外）精忠贯日华夷见，气节凌云天地知。（下）（末）家将过来。前日蕲州是你看斩的，今日也同我去看一看绑人，杀人。（丑）是。（末）未央既扰淮阴首，泽畔应招楚子魂。（下）（老旦）汤爷耳房少坐。（副）我拉几里罢。（老旦）是。（贴）阿呀！老爷吓！你死得好无事也！（副笑介）

【前腔】我觑丰姿，分外娇羞，况孤单合咱消受。想老莫死哉，弗消说起，纵然弗死，他逃生，生无暇，岂能再抱衾裯？（四顾介）雪娘，个个头是死个，咂哭俚做傖？你个歇阿要活？（贴）好端端一条性命，怎么不要活？（副）咂个性命，只要我轻翻舌底，略簸唇尖，生死分途骤。（贴）噯！休说你向日与我老爷一番交谊，只是天理也要存的；一个人死了就可以罢了，又来屈

陷我们！(副)咳！个歇个人啰里顾得旧情，依得天理？只是我说个头是真个，你就得生哉；我说个头是假个，弗要说死罪是稳个，只打上个一套，呒就活弗成哉。(贴)若得方便一声，就是你的阴德了。超生入死也，仗贤侯。铭骨镂心把大德酬。(副)说个样空感激个说话是无用个；只要依我一件，就全子嗯乱两条性命哉。(贴)依你什么来？(副)哪！文君寡，相如奏，真个是氍毹早注鸾凰偶。我便开生宴。(贴)吓！(哭介)

【前腔】痛红颜誓死优游，拒豺狼，祸连生友。(副)弗要疑惑，肯弗肯就回头声我。(贴)恐貽人谈笑，琵琶又抱他舟。(副)笑是虚个，死是现个，弗要认差子念头。(贴)罢，罢，罢！只要你片言折狱，一语回天，我也何惜青青柳？(副)说便说子，弗要懊悔吓。(贴)说那里话！千金一诺也，等山丘。倘食前言剑下休！(副)阿呀！好快活吓！(贴)你且不要快活，你也要赌咒，须要一总出脱我们便好。(副)娘子弗要疑心，就对天赌誓：老天在上，念我汤勤呵！深深拜，谆谆咒：倘言词反复真禽兽，刀剑下，异身首！

(丑，末上)才离风刀狱，又上摄魂台。请戚老爷出来。(众)戚老爷有请。(外上)(末)家将过来。你前日监斩可是与方才一般看绑看杀的么？(丑)是一般样看绑看杀的！(末)咤！我只道绑缚停当了，叫你远远看的，却原来你当面看绑看杀的！难道隔夜看的人就不认得了么？(外)大人在上，犯官虽与莫怀古交好，难道郭家将的言语也是买出来的么？咳！我死何足惜，必当为厉鬼杀之！(末)住了，不可造次，还要细审。汤经历过来。此事非同小可，三条性命都在顷刻，你也该细认一认才是。(副)经历也

在这里想。(末)想什么?(副)那家将面绑面杀,决是无疑,但这几块骨头稍异;论来生人筋骨舒展,死子没未免筋收骨缩阿拉。

【节节高】我把真情仔细费踌躇,或者是筋收骨敛皆非旧。(外)却又来!疑关透,城府休,冤情剖。(贴)生前死后无差谬,望宏开法网恩波懋。(合)明镜高悬照蜚幽,春回化雨沾枯朽。

(末)监斩无差,证于家将之所目睹;头骨无误,出于经历之细研。如今再没得说了?(副)如今再没得说了。(末)如今再没得讲了?(副)如今再没得讲了。(末)如此,我要上本了吓?(副)噢。(末)

【尾声】持平国法心无疚。(外)仗天日光照尘埃。(合)伫看取雷电威灵,翻成化雨流。

(末)各犯且暂押出,候旨定夺便了。(众)是。(末)分付掩门。(众)掩门。(同下)(外)丈夫唯忠义。(贴)生死期无愧。(外,贴下)(副)分付人乱叫雪娘另寻寓所,弗许搭戚总兵同住。正是:凡事留人情,后来好相见。(丑)汤爷,这头原是真的,你为何说是假的?(副)那间个事体要真嘿就真,我要假嘿就假哉俚。(下)(丑)哧!可不吓杀了小将!(下)

(净扮京婆,旦扮丫环上)

【普贤歌】身长腹大背雷驼,抹粉搽脂高髻梳。金钗插鬓多,绣裙着地拖。便是西施,也难赛我。

咱乃本京花家女儿便是。年纪不多,倒嫁了十七八个丈夫。那十九个刚刚嫁着南边的汤经历,他官儿虽小,在严府门下用事,赚的金银可也不少,尽着咱家受用。只是他心性奸滑,瞒了咱

家每日在院中嫖娼妓，又在外边偷妇人，常常气得咱的肚子多大了。我闻得他今日又要讨什么莫雪娘。(旦)奶奶，只怕没有此事。(净)你那里晓得？他若果然要讨，咱就与他结杀了罢吓！丫头！(旦)奶奶。(净)咱们且进去喝碗火酒，等那天杀的回来，若有些风吹草动，你就来报我知道。(旦)晓得。(净)世间三件休轻惹，黄蜂、老虎、狠家婆。(同下)

(贴上)

【引】恨冤愁，心事向谁倾泻？

我雪艳自遭老爷之变，满图即返家园，不想奸贼提勘头颅，致连威爷几遭不测。那日锦衣堂上，我若正言拒绝，威爷性命决然难保，故此假意应承。今喜威爷原复旧职，我死亦瞑目矣。方才汤勤着人来说，今晚到我寓所成亲；待他来时，我自自有道理。(泪介)吓！只是我家老爷孤身出塞，夫人一别钱塘，我雪艳恐再不能见你之面了噯！

【绛都春】三生夙孽为鸱鸢，范张翻成吴越。形影孤单，痛地北天南鱼雁绝。深冤早结下沉沉劫，错认我移枝换叶。寸心金石，向苍穹，几回无语愁咽。

(内吹打介)(贴)呀，你听鼓乐之声，想此贼来了。我且掩上房门，再作区处。正是：心对镜天昭白日，节磨玉雪苦青春。(下)(老旦，生，末扮六局，副作醉，丑扶上)

【出队子】花灯荣烨，聒耳笙歌多闹热。宫花插帽，薄醉恣豪侠。酒意春情欢更恰。谐凤侣，缔鸾交，千金此夜。

(丑)掌礼师父请介请噯。(末)伏以一枝花插满庭芳，旧话休提时样装；心子和平天地好，完成一轴做新郎。吉日良时，奉请新

贵人抬身缓步。请行。喂，汤爷，诗赋如何？（副）将就册页得好虱。（贴上）

【闹樊楼】蓬门何事喧声彻？泪痕惊断，寸肠愁折。（众）开门，汤爷在此。（贴）岂不闻疾风暴雨不入寡妇之门耶？户掩春光别，幕透凄风颭。（众）汤爷到此成亲，快些开门。（贴）痛幽魂，石化；泣悲风，城堕；矢贞操，海枯石裂。（末）这原是你亲口许的吓。（贴）天吓！望苍穹，鉴芳心，比冰霜倍洁！

（副）吩咐众人吹打起来。（众吹打介）（丑）开门哉，老爷请进去。（贴）列位且请外厢少坐，我有句话与他说明，然后结亲。（众）有理。到是先说明了好，省得后来言语。我们且在前堂伺候。正是：命中注定妻官气，那边吃醋这边酸。（众下）

（副）雪娘，咄还有偈话说？快点说噻，（贴）你且坐了，好对你说明白。（副）娘子，夫妻之间，有偈弗明白个？快星说罢。夜短了，弗要耽搁了工夫。（贴）吓！你和我老爷钱塘寄食，京国携行，汲引相府荣华，忘却故人情谊。献玉杯，更穷真假；陷杀命，复勘头颅，于理何辞？于心何忍！（哭介）（副）吾搭咄既做了夫妻，莫家里个说话说俚啥？（贴）怎说不要说！（副）咄说，咄说。（贴）

【浣溪纱犯】新愁串，前事叠，砌愁肠怎容结舌？今日呵，带乌纱，穿朝靴，将鸳序列，试平心详细者。

【啄木儿】不思量风雪侵饥食，不念那骨肉同行挈！

【玉漏迟】不记得豪门携谒，竟反把水木根源噬啖！（副）

【三段子】雨云梦协，缔鸳鸯，生共彻，盟言怎撇？并鸾

凤，死共穴。前情琐屑，甘心受，叨叨说。觑娇容，更倍添风月。早救吾魂飞火热。

(抱贴，贴推介)啐！你不要想差了念头吓！(副)娘子，唔个意思难道赖子亲事弗成？(贴)什么亲事！什么亲事！我与你正是性命相关的时候了！(出刀介)(副吓介)阿唷！弗要喽结！(贴)

【滴溜子】冤家遇，冤家遇，怒气腾烈。钢刀上，钢刀上，冤仇报雪。(副)弗要做亲哉！放子我去罢。(贴)吓！你这贼子！天地也不能容你了！(刺副，副跌，贴连戳介)冲冲怒气多，手腕怯。截口眼，屠肠胃，聊当寸磔！(作喘介)

(众上)列位，里边什么响？吾们打进去吓。(打进，见副死介)阿呀！好端端做亲，为何反把人杀死了？有话也该细讲，如今倒难收拾了。(贴)你们不要忙，自古道：“冤有头，债有主。”我家受此贼天大冤仇，誓必杀他以雪此恨。决不连累你们的。

【下小楼】叹嗟冤深恨切，(众)就有冤仇，也该当官去讲。如今弄出事来，倒走不脱了。(贴)我恨豺狼须溅血，残生分定朝露灭。从此黄泉长逝，始得个目瞑魂安贴。

你看此贼又活了。(众回头，贴作自刎，坐椅介)(众)世间有这等义烈妇人！(净同旦上)饶伊走上焰摩天，脚下腾云须赶上。你们做得好亲吓！(作绊跌介)(立起作气介)(众)人多死了，还要说做亲！(净)为何死了两个人？(众)莫雪娘想起旧恨，杀了汤爷，他就自刎了。(净)杀得好！杀得好！瞒了老娘来做亲，就该杀！(众)奶奶，怎么哭也不哭一声？(净)我若哭起来，倒哭不得这许多。抬过了。(众应，抬尸下介)(净)你们不要散了，不如帮我坐

产招夫罢。(众)汤爷肉尚未冷,怎么就好改嫁?(净)你们不晓得:

【尾】杨花生性随风折,怎顾得生离死别?喜孜孜,早觅个俏冤家,把姻缘来再接。

(扯生,生逃走,又扯住末)就是你罢。(末)嗨,我老了。
(净)不老,我的乖乖,来吓!(浑下)

《一捧雪》全剧二卷三十出。这是继《鸣凤记》之后又一部直接抨击明代奸臣严世蕃的作品,剧中的情节大都有史实背景,历来盛演不衰。剧中叙太仆卿莫怀古与严世蕃有交,曾向严推荐门下汤勤。严世蕃从汤勤得知莫家有祖传玉杯“一捧雪”为稀世珍宝,因向莫索取。莫以贗品相送,被汤勤告发,严世蕃竟命仆围莫宅搜索,幸被莫家仆人莫诚趁乱转藏于外,才得免。莫怀古挈全家遁逃到好友蓟州总兵戚继光处。严世蕃又派汤勤和锦衣卫陆炳追到戚家,莫诚自杀以代主人,被汤勤看出。汤勤垂涎莫怀古的侍妾雪艳,雪艳佯应他如不讲破莫诚代死事就嫁他,这样才得瞒过。成婚当夜,雪艳将汤勤刺死,而后也自刺身亡。怀古的儿子莫昊被发边戍,由其老师设计保护。后来严世蕃败亡,莫昊已为进士,听说父亲死在戚继光处,于是想借事谋诛戚继光。戚以实情相告,出示一捧雪,又使父子相见,才知莫诚代死、雪艳刺奸。于是奏闻于朝,莫怀古复职,雪艳莫诚都得褒奖。不容否认,此作品具有复杂的思想构成,作品中所歌颂的莫诚的“义仆”精神浸透了封建正统思想观念,但整个戏中强烈地表现出对以严世蕃、汤勤等奸臣恶吏为代表的黑暗势力的强烈控诉和不妥协的抗争,这种指向引起了广大观众的共鸣。所以该剧不仅在当时,而且后来一直传演不歇。其中“审头”“刺汤”两出最脍炙人

口。(李伊白)

人 兽 关 (传奇 选一出)

演 官

(净上)

【双劝酒】金资满装，衙门停当；京师奔忙，前程堪望。但愿得官星兴旺，戴一顶纱帽风光。

区区龙游富翁桂负之便是。我家枉有许多钱财，自想无官不贵，因此同了大舅拿了三千银子到京营干。所有“通州例”“飞过海”几条门路，因选的官单路远，不称鄙怀。近有边功一例，虽则武弁，到也冠冕。今早大舅到兵部衙门打干去了，等他回来，必有好音。(副上)

【前腔】营谋在行，相知偏广；存心善良，分毫非诳。受尽了驱驰劳攘，只为那骨肉相央。

(净)大舅回来了？(副)正是。(净)事体如何哉？(副)今早兵部大堂题过了疏，圣上批在兵科复核。只等科里回奏，不日就有衙门哉。(净)此事真乃大舅作成也。(副)岂敢，岂敢。(净)有劳，有劳。(副)当得，当得。(净)快活，快活！要做官哉！(副)姐夫，只是一说，个星行头阿曾备端正虱来？(净)做官没，要僱行头个了？(副)纱帽圈领之类哉那。(净)弗消呒说得，故两日呒拉外头辛辛苦苦，劳劳碌碌，奔奔波波，鼻鼻仆仆，我一一二二才停当虱哉。(副)吓！才端正虱哉？个哈到有点弗相信。(净)呒弗信，

跟我来。(副)跟哩去听说鬼话噻。先看纱帽。(净)个顶纱帽轻胎个。(副)吓!我只道是贱胎个了。(净)到是亨胎。(副)姐夫,今日是好日,阿可以演演?(净)俺个叫演演?(副)戴戴哉那。(净)戴戴就叫演演?(副)演演就是戴戴。(净)有理个,我来演演哉。(戴介)

【耍孩儿】乌纱定做轻胎亮。(副)天蓝印绶须飘荡。(净戴没眼介)(副大笑介)阿呀!纱帽那说连眉毛才遏拉哈个介。(净)下哉?介没上点。(又起介)(副)忒上哉。(净)那说戴顶纱帽就弄得我弗上弗落里哉。(副)姐夫,你戴得下来,我叫咂住没住。(净)噢。(副)住。(净戴正介)哈哈!如何?阿是配头做个?(副)圆领介?(净)有吓。哪,哪,哪,个样级子如何?(副)有俺说?个是局级吓。(净)彭级吓,俺局级!(副)阿要一两一尺?(净)弗消,只得八钱一尺。(副)那能便宜?(净)我自家去买个喂。(副)便介了。着起来,着起来,(净)个没着哩俺?(副)也要看看身材大小长短。(净)吓!看看身材大小。(嗽介)(副)俺俺,痰上哉?(净)个件衣裳不拉裁缝做子魔到哈哉。(副)那了介?(净)着上子个身头颈里是介刺紧子,喉咙头个痰是介吼婆吼婆个,是俺意思?(副)姜着了,着伏子,就弗哉那。(净)吓!着伏子就弗个?(副)带来,带来。(净)有吓。束带光银不用镶。(副)跋转来。(净)吓!上带,只管叫我跋转来!(副)上带只有背后头上个,那倒当门前上个?(净)我只道当门前上了。(副)喂!咂弗肯跋转来,只怕小呷里上歇别人个当了。(净)呸!乱话!(副)好补子吓!(净)簇新员领盘金补。走开点,等我跋两步咂看看。(走介)(副)哈哈!失枝脱节。(净)那了?(副)咂看头上戴子纱帽,身上着子员领,脚上倒拖一双鞋皮拉乱,阿是失枝脱节?

(净)真正,真正。有虱,等我拿来吓。簇新个粉底皂靴,利祥斋里买个,(副)好虱,个双靴几哈侬虱?(净)唔猜猜看。(副)五钱头。(净)呸!问唔阿要介!(副)那了?(净)七钱三分虱。(副)个呬贵子点哉。(净)单差没人里着靴喂。(副)有我拉里。(净)那好劳大舅介?(副)我搭唔至亲,番道侬了?(净)既然是介,权当奚童。(副)还要讨我个便宜来!(净)时样新靴底似霜。(副)打扮就是真官样。自古道:花须叶衬,佛要金装。(净)脱子下来罢:(副)住虱拿个星儿上司、会同僚、迎宾送客,也来演演。(净)噢。(副)唔坐拉个搭,等我来做子长班来禀。启爷!外面有客到了。(净鬼脸介)(副)做侬,阿是哑子?伸头缩脑做个鬼脸!(净)无非说道:“有请。”(副)兆吓!喂,老爷出来。(净)介没客人介?(副)说弗得亦是我来哉那。(净)亦是唔。(副)忙杀哉。

【三煞】见尊官礼貌庄。(副)寅翁请吓。(净)阿哟。会同僚,情意将。(副)请吓。(净)请吓。(副)那看见子客人只有请进去,那有请出来个?(净)我差哉,再来,再来。请吓。(副)请吓。阿呀!走路没好好能介走,阿是烧欠子筋了?一个下爬磴得荡荡能个里哉。(净)唔个个人真正冒入鬼!(副)那了?(净)个是官体叫做鹤行走,那说烧欠子筋了?(副)鹤行走,介没我还有老鸛踱里配唔来。再来,再来。(净)请吓。(副)深恭浅诺频稽顙。(净)个歇没那?(副)吃茶哉。(净)请。(副)打恭。(净)噢。(副)各郎,各郎。(净)官府吃茶,茶钟里要叫个了,侬个各郎各郎?(副)个是茶匙响。(净)介没我来。呸!呸!(副)侬茶里有渣哈个侬。(净)吐忒子个桂元核。(副)想绝哉。(净)献茶抹椅多仪敬。那没侬个哉?(副)扳谈。(净)噢。请教。(副)请问寅

翁几时命下的？（净）前故而子。（副）两个毡子？（净）咂个个人官话听弗出个，直话说道：“前个日子；”打官话没，说道：“前故而子”哉耶。（副）阿要笑话哉？官话没只有前日大前日，俺个“前故而子！”“前故而子”弗是个官话，直头是个鸟话哉！（净）咂倒是个乱话！（副）姐夫，弗是搂，咂个官话直头要学学哉来，我说出来看咂阿听得出？“亚你娘麻以雏雏，细娘麻付付托迷。”（净）咂拉哉说个哆哈俺个？我直头一句也听弗出。（副）弗是，做子官要学个两句满洲说话，好答应上司。（净）番青我亦会个，我说出来咂答应。（副）噢。（净）“亚你娘麻哈喙麻阿，哇没利以雏哈。”（副）着，着！（净）咂拉哉答应个多哈俺个？（副）那了？（净）我是拉里骂咂。（副）那说骂我？（净）头一句是咂个兔子吓；第二句是说道死乌龟坯耶。咂倒拉“着着”个答应！官话通文各配腔。（副）习官体，非草莽；真个是威仪济济，相貌堂堂！

（净）难间脱落子罢。（副）慢点拿个审事体也来演演。（净）明朝再演罢。（副）索性演透子哩。等我来喝，咂出来，当打介一起云板。（净）弗差个。（副）依依。（净）做俚？（副）喝导。（净）官不威，爪牙威，喝响点，俺个依依！（副）响点吓？乌喝！（净）个没是哉。

【二煞】待衙门弊要防，（副）棚棚三记升堂鼓。启爷。（净）立堂规法要彰，（副）踏着子演门乱哉俺？（净）宽严并用无偏向。

那没做俚？（副）等我告一桩事体拉咂审，咂阿审得来？告状人进。告状人当面。老爷告状。（净）你告什么状的？（副）老爷，他骂了小的，小的也骂了他；他打了小的，小的也打了他。是介一

桩事体乱，看吓那审法。(净)个儻难介？把那先骂先打的打他二十。(副)候答吓个柳思春又得饭饭没得吃乱来。(净)那了？(副)要拿个后打后骂个打他二十。(净)那说到有介审法？(副)姐夫，吓弗晓得哟。赚些阿堵来偿本，觅个相知去过脏。(净)是吓！当今仕路糊涂帐。(副)做什么居官清正，受尽了林下凄凉！

常言说道：“一子受皇恩，全家食天禄。”姐夫做子官，合家才带挈风光哉。(净)大舅吓，若得三年任满——

【一煞】受皇恩，封父娘；(副)阿姐介？(净)赠宜人，是敝房，(副)我呢？(净)老兄公舅人多让。(副)那是乡宦哉。(净)见官见府称乡宦，(副)外甥介？(净)公子公孙治世芳。(副)还要讲公事，寻白镵。快把桂衙告示，贴遍了解库仓场。

姐夫，只是一说：明朝个星纱帽员领才要我替吓拿进去个乱。(净)那了？(副)弗是吓，个搭场哈是管家一个也走弗进个。单差领凭，还差介二三百两银子乱来。(净)吓是晓得个，二千两头是用完哉，那间只剩得一二百两乱哉。(副)银子没用完哉，官哩吓做哉介。(净笑介)是吓！

【煞尾】黄金渐渐完，乌帽看看上。(副)管叫你霎时间好事从天降！

(净)说了半日，肚里饿哉，进去吃点儻介。(副)有理个。那方才鹤行走法介。(净)那个歌还要演来？(副)直头要演到底乱噻。(净)介没来噻。请吓，请吓。(副)冒！哈哈！(净)大舅。今夜里对着孤灯儿和你慢慢的讲。(同下)